



“千里马”找到了,原来他叫马千里 这个端午,81岁的“长辫儿”圆梦了

本报首席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周晨卉 钟悦

家住杭州的81岁宣奶奶,有桩60多年未了的心愿——十七八岁的时候,她常常吃不饱饭,大约有一年时间,厂门口有个交警,常会塞粮票给她。此后60多年,两人再未见过面,但她一直记得别人叫他“千里马”。多年来,宣奶奶只打听到,那位交警是嵊州人。“我很想找到他,当面再谢谢他。”宣奶奶说。

这个端午节前夕,宣奶奶又一次梦到了当年那位身姿笔挺、善良热心的交警,醒来后,她决定再去找一找。她随即叫上弟弟当司机,开车直奔嵊州。令宣奶奶喜出望外的是,这一回,她终于达成心愿了!

塞过来的粮票

去嵊州的路上,宣奶奶和弟弟再次回

忆起那段往事。

宣奶奶1943年出生,上下共有6个兄弟。“票证”,是这一大家子对那个年代最深刻的记忆。油票、布票、肉票、糖票、豆制品票……各式各样的票,成了老百姓过日子的基本保障。粮票,则是其中最珍贵的东西。

家里这么多正在长身体的孩子,粮票不够用,宣奶奶一家总是“吃不饱”。“如果盛饭时,往碗里压两下,是要被骂的。”宣奶奶回忆说。

好在,她遇到了一些好心人。她去油漆厂上班时,会路过一个交警岗亭,时间久了,几个相熟的交警便会打趣她说:“长辫儿(宣奶奶当时长发及腰),怎么嘴上又挂油瓶(杭州方言,意为噘嘴,指代不高兴)啦?”

“肚子饿,没吃饱……”听到这个回答,交警们记在了心上,从此时不时便会

塞给她一些粮票,其中给的最多的,是一个外号叫“千里马”的交警。“他还安慰我,跟我说‘别哭啦’。”宣奶奶说。

“他叫马千里”

在大约一年多的时间里,在一声声的“长辫儿”中,宣奶奶收到多次“千里马”递过来的粮票。后来,“吃不饱”的日子一去不返,宣奶奶也结婚、工作、创业,还去了海南开饭店,常常两地飞。虽然日子过得一直很忙碌,但她只要一得空,就会寻找恩人“千里马”的下落。

她去过杭州相关派出所、交警队,查过档案,但都没找到“千里马”。宣奶奶依稀记得,当年对方还带过地瓜干等特产给她吃,推测可能靠近绍兴地区,也去富阳、诸暨等地寻找过。最终,除了打听到“千里马”是嵊州人,宣奶奶始终没有确认对

方的名字,也没能找到他。

60多年过去,再一次在梦中见到“千里马”、听到那声热络的招呼声“长辫儿”,宣奶奶觉得这缘分没断。

当日早上8点不到,她和弟弟便驱车赶到了嵊州三界派出所。民辅警们还没上班,宣奶奶在门口张望着,想先去上个洗手间,恰巧遇到了前来上班的民警陈敏。“我们所里有洗手间,奶奶我带你去。”陈敏打开派出所大门,扶着宣奶奶进去,之后听说宣奶奶要找人,又给她倒了杯热水,随即打开电脑仔细查找。

宣奶奶喝了口热水,轻声说着寻人的故事,说到当年的艰辛和寻人的曲折,不禁流下眼泪。陈敏一边安慰,一边全力寻找,“奶奶,有个爷爷和你说的情况很像,他叫马千里,我们联系一下看看!”

(下转2版)

群龙逐浪闹端午

6月10日,端午节,杭州西溪湿地举办2024国际龙舟文化节。近300条龙舟齐聚西溪,争流竞渡闹端午。

董旭明 魏志阳 杨峰青 摄



不让古桥成为“孤”桥! 检察公益诉讼让古桥更好地“活在当下”

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
通讯员 王定南

文物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对于它们,怎样以有效的保护推动文化的传承?近日,杭州的南星古桥边,一场关于古桥保护管理的检察听证会召开。

“不可承受之重”

南星古桥位于杭州市上城区中河南段,长约14米,宽约5米,式样为单孔石拱桥,与桥南的“南星古泉”一起被列为杭州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这座古桥始建于北宋,取名“南新桥”,

元、明时期以“朱家桥”称呼,清初改称“里横河桥”。如今,又以“南星桥”的身份为附近居民提供通行便利。沿青色石板拾级而上,桥柱上雕刻的莲荷,两边桥栏板的浮雕奔马和游鱼,古桥的历史厚重感扑面而来。

南星桥的桥栏由4块抱鼓石、16根荷花望柱、10块浮雕桥栏板构成,桥面为台阶结构,未设计提供专供车辆通行的坡道,理论上仅能满足步行需求。但是,居民们过桥却不仅限于步行。不久前,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检察院收到“益心为公”志愿者提交的线索,称部分居民推行非机动车于南星桥频繁往返,并在

推行过程中通过桥栏板内侧狭窄的斜坡借力,致使桥体两边的荷花望柱及桥栏板被非机动车长期刮割、磨损。

为掌握南星古桥的实际情况,上城区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来到南星古桥实地查看。勘验结果显示,居民推行电动自行车甚至三轮车过桥的情况确时有发生,南星古桥多根荷花望柱下方有较为明显的横向磨损痕迹,且车辆踏板、车轮轮轴位置与荷花望柱被磨损位置高度基本一致,可以认定南星古桥荷花望柱磨损问题系长期受过桥车辆摩擦所致。

(下转2版)

杭州市西湖区留下街道: 房东当网格长,探索基层治理新办法



本报记者 李洁 杭州政法融媒体中心 陈文欣
通讯员 郑秋婷

外来人口6.7万人,占总人口数的35%,近年来,不断涌入的外来人口,为杭州市西湖区留下街道发展注入新动力的同时,也带来了治理上的新难题。排摸难、登记难、参与难、服务难等问题日渐凸显,成为街道治理亟待解决的短板。

如何让更多的新杭州人选择“留下”?

2022年以来,留下街道瞄准房东自治这个关键点,创新推动“房东网格”机制,以小和山、石马、东穆坞等7个农居自建房为单位,共组建房东网格6902个,形成“社区-网格-微网格-房东网格”四级治理体系,全面提升基层治理质效。

(下转6版)